

乔西西 作品

这万载时光，吾曾寂寞如斯，只因她的出现方有一丝鲜活。
然吾强留过，也挽回过，却终究害了她。
吾如今别无所求，
只愿她的余生干净透彻，再无纷扰。

下册

归来忘川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川
來
忘
川



作品
乔西

忘川归来

下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忘川归来 / 乔西西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552-4107-2

I. ①忘… II. ①乔…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9761号

书 名 忘川归来

著 者 乔西西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 琴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杨 琴

装帧设计 苏 涛

照 排 刘丽霞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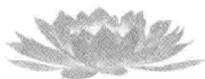
字 数 4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107-2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目录



WANGCHUAN
GUILAI

001	第一章 拘魂	
006	第二章 阴司	
013	第三章 酆城	
018	第四章 波罗	
024	第五章 一殿	
029	第六章 失踪	
035	第七章 猫妖	
039	第八章 灵猫	
044	第九章 仙童	
049	第十章 仙界	
055	第十一章 公主	
061	第十二章 宫宴	
		066 第十三章 内情
		070 第十四章 唐信
		076 第十五章 相亲
		081 第十六章 包拯
		084 第十七章 退亲
		090 第十八章 抽签
		093 第十九章 客栈
		097 第二十章 魂精
		101 第二十一章 北溟
		106 第二十二章 夜市
		111 第二十三章 龙宫
		116 第二十四章 朱砂

上

121	第二十五章	金龙
126	第二十六章	水灵
130	第二十七章	寿宴
135	第二十八章	昭华
140	第二十九章	分别
146	第三十章	青娥
152	第三十一章	中元
156	第三十二章	皇宫
161	第三十三章	孤魂
166	第三十四章	熟人
174	第三十五章	求助
179	第三十六章	巧遇
184	第三十七章	留宿

190	第三十八章	掳人
196	第三十九章	西天之境
201	第四十章	高元星君
207	第四十一章	逃跑
212	第四十二章	软禁
217	第四十三章	衡王
222	第四十四章	兄弟
226	第四十五章	昆仑
233	第四十六章	成亲
238	第四十七章	真相(1)
245	第四十八章	真相(2)
253	第四十九章	真相(3)

259	第五十章	迷情(1)
263	第五十一章	迷情(2)
269	第五十二章	师徒恋
275	第五十三章	老君
283	第五十四章	莲印
290	第五十五章	忘魂
295	第五十六章	好运
304	第五十七章	掉包
312	第五十八章	解药
318	第五十九章	魔界
323	第六十章	故人
330	第六十一章	营救
339	第六十二章	相逢

347	第六十三章	围剿
350	第六十四章	坠崖
355	第六十五章	魔血
361	第六十六章	昏迷
366	第六十七章	分裂
372	第六十八章	离别
377	第六十九章	重逢
383	第七十章	灵草
389	第七十一章	解毒
394	第七十二章	虚空
399	第七十三章	对战
408	第七十四章	和谈

415	第七十五章	僵持
420	第七十六章	再遇
426	第七十七章	激战
438	第七十八章	对峙
444	第七十九章	归来(1)
453	第八十章	归来(2)
457	第八十一章	夺镜(1)
465	第八十二章	夺镜(2)
471	第八十三章	消魂
477	第八十四章	求药
487	第八十五章	结局(1)
494	第八十六章	结局(2)

其实不只青娥公主，几乎整个大殿的人都屏息看着这位已鲜少在三界之内露面的上神缓缓步入内庭。

长发束起，玉带修腰，双眸微微敛起目不斜视，不过短短几步已现风华无双。

除了坐在上首的仙帝王母还有本就站在殿上的几人，其余宾客皆立刻起身行拜礼。众声汇聚在一起，响彻大殿，回音不绝——

“众仙拜见上神！”

黑心的腿还疼得厉害，需借着阎流光的支撑方能站稳，本想着要不要也行一个礼。抬眼望过去，恰恰对上他也正直视而来的目光，心底莫名一动。

他的伤势兴许没有好全，面色比从前还要白上一些，黑心心中实在愧疚难当。若不是中元节那日她一时口快说了些不负责任的话，他又如何会受这样的罪。

细数一番，距离上次中元相遇其实并未过多久，却有沧海桑田恍若隔世之感。一切误会的源头似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然后阴错阳差，她同他总是不断错过……

昭华的性子虽说有些淡，但为人最谦和不过。见到众人行礼，还是客客气气地拱了拱手，轻声回应：“众仙不必多礼。”

众宾客本有意多客套几句，可还未张嘴便见青娥公主苍白着一张脸轻声开口：“你为何突然悔婚？我对于你而言，难道真有如此不堪吗？”

她声音虽轻，可在这寂静无声的大殿内却清晰无比。

众人心中一叹，赶紧识相地坐下，不敢打扰公主的兴师问罪。只是王母向来最注重脸面，如何能忍受自己的女儿众目睽睽之下向一个男人讨要感情。当下喝道：“青娥，此婚事已作罢，无须再同他多费唇舌，快到母后身边来。”

然而青娥似没有听见，依旧站得笔直，嫣红的喜裙拖曳在地，如一朵绽放的红莲，妖冶至极。

“我听父皇母后说，你是亲口答应这桩婚事的。你可知当我知晓此事时，一时间都不敢相信，直到母后派人陆续为我制作嫁衣、打造首饰我才缓过神来。心想佛祖总算待我不薄，日日焚香祈祷之事终是得以实现，那个我一直在等的人也终于给了我回应。”她双眸空洞，似是在告诉他，又似是自言自语，“可是你既然答应了，为何又要反悔？你既然给了我这个梦，为什么又要亲手打碎它？！”

昭华看着她，眸中无波无澜，唯一的变化不过是抬头朝着上首的位置看了一眼，复又低下头，淡淡地说了两个字。

“抱歉。”

抱歉……

只是抱歉，连一句解释都那么吝啬吗？

青娥的脚下踉跄了一下，其余人离得远，黑心恰巧就站在离她不远的位置，自然下意识就伸手去扶。谁知才碰上她的衣角，便被她一把拂开。青娥一反往日高贵优雅的模样，只手一挥刮过一道强风，硬生生地将黑心掀翻在地，指着她怒叱道：“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他才会忽然反悔！你为什么还要回来？为什么要回来！亏我之前还傻乎乎地把你当朋友，相信你的满嘴鬼话！这般三番五次诓骗我把我耍得团团转很开心是不是？你既然走了八百多年，为何还要回来？！放我一条生路不可以吗？！”她说到最后已是声嘶力竭，一只手捂住脸失声哽咽，“我马上便要同昭华成婚了，你为什么还要回来，为什么不让我把这个梦做下去……”

黑心呆呆地摔坐在地上，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够了！”王母却似无法忍受般猛地离席站起，“还嫌不够丢人现眼吗？来人！把公主带回玉露宫！”

驻守在殿外的天兵不敢擅动公主，随侍的仙娥赶忙上前搀扶，却被青娥公主一把挥开。转过头又看向上首处那高高在上的仙界主人，惨然一笑：“母后，您的女儿被人抛弃，您觉得很丢脸是不是？”

王母脸色铁青，只是皱着眉看她。

“是啊，我也觉得很丢脸，堂堂仙界公主，听起来何等威风，却在被抛弃的时候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愿意站在身旁。”她缓缓闭上眼，想哭，眼睛却涩得厉害，“于你而言，我究竟是您的女儿，还是制衡三界的工具？”

王母似有触动，开口道：“你自然是我的女儿。只是今日宾客甚众，你不该如此莽撞，实在有损仙家颜面。这些事大可以往后……”

“往后？我到底哪里配不上他，我今日问个清楚又有何妨！还是说……”她顿了顿，眼神晦暗难明，“这其中有什么不可宣之于口的理由，是会让母后当众难堪的？”

王母脸色大变，勃然而起：“你越说越不像话了！快把公主带走！”

青娥一双美目凌厉扫过，无人敢上前。她却似完全不在意，突然又笑了起来，歪着头，一副娇憨的模样看向身旁那个让她魂牵梦萦之人：“昭华，你说呢？”

她唇边的胭脂异常鲜艳，眉目精致如画，此刻的脸色倒是比知道昭华退婚时好上许多，却让人看着瘆得慌。

这下不只是黑心和阎流光，连一旁粗枝大叶的阎君也觉得这个时候的青娥似乎有些不对劲，皱了皱眉，轻声提醒：“你们俩退后些，青娥好像有些异状。”

青娥拖着大裙摆缓步向前，似要伸手触摸昭华的脸。昭华不动声色往后退了一步，她眸中闪过一丝受伤，但很快又笑靥如初：“你告诉我，是不是我的母后做了什么让你厌恶的事才逼得你退婚的？告诉我，我保证不生气。”

昭华微微蹙眉，并未回答。只是……只是她歪着头说话的样子亲昵无比，那神态语气倒十分像一个人，分外眼熟。

他抬起头，看向了黑心。

黑心也恰巧抬起头，见他看过来，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

“昭华，你答应过要娶我的，可不许反悔。”说着说着，青娥又想要去拉昭华的衣角，却被他轻轻让开，不禁面露委屈道，“你怎么变了呢，从前你不是这样的。”

一旁围观的众人看得云里雾里的，这青娥公主和昭华上神难不成以前还有些往事？可瞅着上神的模样又不大像啊。连慢半拍的仙帝都察觉出了什么，看向脸色难看的王母：“青娥这是怎么了？”

王母一双凤目紧紧盯着自己往昔最疼爱的女儿，脸色煞白，满脸的难以置信。

怎么、怎么可能？

她这一时娇憨一时咬唇生气的模样，活脱脱便是当年的赤颜。这简直十分荒唐。

昭华自然是第一个看出来的，他单手举起，掌间聚起一团白色的火焰，轻轻一拂，似想种进她的额间。然而青娥十分警醒，一个侧身躲过，又咬着唇看他：“昭华，你要做什么？”

他叹了口气，轻声道：“青娥，醒醒吧。”

青娥怔了怔，笑意僵在脸上：“昭华，你说什么呢？”

昭华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道：“你不是赤颜，你这一生，都无法成为赤颜。”

这时众人都恍然大悟，原来这青娥公主人格分裂了。只是怎么好端端会分裂成赤颜仙子？不应该呀。

然而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的黑心，却莫名理解了。

于青娥公主而言，赤颜是她曾经没有来得及珍惜的朋友，昭华又是她毕生所爱之人，可恰恰是这两个人相爱了。她既嫉妒又羡慕，可谓求而不得，怅然若失。恐怕她心底真正想做的那个人，便是曾经天真单纯，又被昭华宠在手心的赤颜仙子吧。

王母指着呆立在一旁的随侍斥道：“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把病糊涂了的青娥公主带回玉露宫！”

仙娥们吓得噤若寒蝉，慌忙要上前。想着就算搀扶不走，强拉也得拉走。可谁知才走了两步，便隐隐察觉出不对来。

公主垂着头看不出表情，赤红的嫁衣上泛着浅浅的红光，混杂着与生俱来的仙力，浑身充满了一股让人心神不定的气息，既陌生，又让人害怕。

阎君靠得近，一下子便看出来，拦着上前的阎流光道：“别去，是魔气。她入魔了。”

阎君的声音本来就如洪钟，一下子整个大殿里头的人听得一清二楚，吓得纷纷起身，急急后退到墙边角落。似是还有些不信，喃喃自语道：“怎么可能，堂堂仙界公主会入魔？阎君该不是嫌场面太尴尬在开玩笑吧。”

然而事情正是朝着严肃的方向发展。青娥公主缓缓抬起头，眉间的黑气若隐若现，那双曾美如秋水的黑瞳如今已是一片赤焰之色，周遭的气流开始急速流动，带起的狂风足以吹动摆着仙果美酒的矮桌，震得杯盏酒壶咣当咣当作响。

仙帝大骇：“快，有哪位爱卿会驱魔阵，趁着魔气未聚到心神，赶快帮青娥公主驱除魔气！”

众仙有些为难，这驱魔阵乃上古大神为了对抗十大魔神所创的阵法，他们这些个根基未深的如何会有这本事。

阎君撸起袖子，蠢蠢欲动：“让本君试试。”

他猛地跳进急速流转的风圈中，口中念咒，手中聚起一团白光就要打进青娥的天灵盖，却不料她倏地抬头，眸中红光乍现，抬起左手格挡开那聚起的白光，右手出掌极快，一下子便打在了阎君的左肩上。幸而阎君反应也快，当即跳出风圈，轻揉了下肩膀道：“这大侄女如今好坏不分，连叔伯都照打。看来魔气已入心神，驱除不了了。”

青娥闭着眼张开双臂，华美的嫁衣似忽然有了生命般迅速蜕变，绣着金丝的藤蔓飞快延展出末梢，长出黑色的枝叶，瞬间布满整件衣服，本一派喜庆的红色霎时便被黑色所覆盖。及至于此，旋转的气流终是停止，待她睁开双眼的一瞬间，众人皆知——

魔身已成，尘埃落定。



大殿内一片沉寂。

以青娥公主为圆心的半径之内，东倒西歪的桌椅和呆若木鸡的众人使场面显得异常滑稽。众宾客心中千万匹良驹飞奔而过。本来只是来喝喜酒的，怎么好端端成了青娥公主成魔的见证者。

王母似是不能相信这个结果，双手颤抖着扶着桌沿，将信将疑地唤了一声“青娥”，然而从前那个唯命是从的女儿并未理会她，只是拖着黑色的裙角在殿内缓步走了半圈，看着众人合不上的嘴和略带犹疑害怕的眼神，讥讽地笑了。

“本公主从未想过自己还有成魔的一日。只是，这成魔的滋味……比想象的要好太多。”她伸出右手，指尖魔气环绕，倏地放出一根藤蔓，一下子便卷住了躲在角落中的一人，高高举起，吓得那人尖声喊叫。众人毛骨悚然，抬头一看，那被卷住的人可不就是那东湖仙君吗？只是此时的他，哪还有半分之一神气凛然的模样，只死死地抓着藤条想要解开，却越缠越紧，越紧越是痛苦挣扎。

青娥仰头看着他，笑得极是残忍：“本公主一向不怎么喜欢你，像你这样的仙界败类，不如死了的好，正好为本公主杀鸡儆猴。”

“公主、青娥公主！饶、饶命……”

东湖仙君还欲挣扎求饶，但公主并未打算浪费时间。藤蔓倏然一紧，众人似听到千百根骨头同时断裂的咔咔声，顿时心头一寒，背后冷汗涔涔，再偷眼去瞧，东湖已瞪大着眼没了生息。

仙帝匆忙起身想要上前，阎君眼明手快拦了一下，摇了摇头。仙帝暗叹，眼圈微红，亦知此刻已无力回天。

青娥收回藤蔓，转过头看向一直皱眉未动的昭华上神，笑了笑：“你怕我吗？”

昭华未说话。

“看来即便我成了魔，你也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她语气轻轻的，似哀怨似嘲讽，“不过无妨，生倘若不能成为夫妻，死了若是可以同穴倒也不错。”

众人闻言睁大了眼，心想她该不会想杀了上神吧？

果不其然，她的掌间又是一根藤蔓倏地飞出。其实动作也并不怎么快，可昭华上神愣是没躲，任由那枝蔓缠在自己的身上，连眉都没皱一下。

黑心见状，急忙向前走了几步。阎流光拉了她一下：“你做什么？青娥如今入了魔，你对付不了她，但是上神不一样，她伤不了他。”

黑心皱眉不语。

别人不知道，她是知道的。昭华上神因违反天道擅自延长凡间帝王的寿命受了责罚，于九重天之上化为原形生生受下十道天雷劫。听那青玉龙君所言，这伤势应是不轻，就算青娥原来伤不了他，可如今他怕是讨不了什么便宜。

青娥的藤蔓越伸越长，越缠越紧，昭华的面色本就白得厉害，如今一勒更是苍白无比。只是从头到尾他都没试图反抗。青娥心火直冒，手掌绕着藤蔓用力一扯，咬牙道：“你连反抗都懒得反抗，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昭华的额上冒出几滴汗珠子，藤蔓的扭结处生出许多锋利的小刺，一袭白衣生生被勒出了斑斑点点的血迹。他终于开口：“你杀不了我，但倘若这样能让你好受些，也算是还了今日之债。”

青娥一怔，随即勃然大怒。

原来束手就擒不过是为了弥补她所受的伤害。只是这债，如何能这样简单还清？想得倒是极美！她怒极反笑，又收回紧缠的藤蔓，忽地后退几步，抚唇一笑：“是啊，堂堂上神如何是我对付得了的。但我对付不了你，自有他人不是我的对手……”

话还未说完，昭华脸色忽变，朗声喝道：“黑心，小心！”

阎流光反应极快，立刻反手拽住黑心的手要往后拖，但此刻的青娥魔气大涨，也不曾理会昔日情谊，一根粗壮的藤蔓瞬间抽打在阎流光的胳膊上，倘若再偏上几分，那张脸上怕是终生都须留下印迹了。只是胳膊这一下也疼得够呛，立刻打散了他同黑心的牵扯。藤蔓似生了眼睛，也不纠缠他，直直就朝着黑心的脖子上绕。她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同先前的东湖仙君一般被狠狠抛上了大殿的半空。

只是此刻的她比东湖还要狼狈痛苦万分，毕竟那藤蔓缠的是自己的脖子。只是青娥也没完全下狠手，缠绕的地方留了些许空间，给了她喘息的机会。

阎流光急道：“青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黑心又没惹你，你杀她做什么呢？”

青娥冷笑：“她抢了我的丈夫，你说她该杀不该杀。”

“照妖镜已经照过了，她不是赤颜。”

“不管她是不是赤颜，可昭华的心里都只有她，那她就该杀！”青娥此时根本听不进任何话，偏执地高举着藤蔓，眼中杀意毕现。

黑心挣扎着手脚，却觉越挣扎藤蔓越紧，索性逼自己冷静下来，嘶哑着声音喊道：“公主，你说过，你曾万分后悔没有在赤颜仙子腹背受敌时帮她一把。可如今，你竟又要来杀我，那你同当初那些逼死赤颜的人又有什么分别？”

青娥僵了僵。

昭华瞅准时机倏然出手，挥袖间一派仙雾拂过，众人眼前一花，他已于白雾中一跃而起，掌风直劈而下，藤蔓应声而断。黑心一个失重直接落在昭华的怀中。他低头看她：“你怎么样？”

黑心捂着有些发紧的喉口喘道：“没……没事。”

“真是恩爱。”

青娥凤眼上挑，眸中恨意昭昭，掌中藤蔓再度挥过去。昭华抱着黑心下意识一挡，枝条抽在后背上，恰好碰到了天雷劫所伤的旧患，他闷哼了一声。黑心听得十分清楚，知道这是新伤旧伤撞一起了，赶忙挣脱开跳出他的怀抱。

藤蔓紧随而来，像是盯紧了她，左右绕不过她三寸远。黑心躲得十分狼狈，终究是法力不济落了下风。昭华一把拽住肆虐的藤条，转过头，往常一向温和的眸子慢慢眯起，冷道：“够了，她不欠你什么，何必步步紧逼。”

“哪怕她不是赤颜，你也要护着她，那她就更该死！”

青娥用力抽回藤条，却未抽动，心下更是火气直冒，左掌间又是一根藤条骤然飞出，这次手下未留半分情面，去劲十足。黑心只见藤条迎面直击，虽已极力避开，奈何来势太快，只觉胸口猛地一空，霎时疼得天旋地转，一口腥甜的鲜血在喉口停了停还是没绷住，喷在了穿胸而过的藤条上。不知是何原因，藤条沾上血腥后竟又倏然撤回，自青娥的掌间尽数断裂开来。

这一来一回的，黑心更是疼得不能自己，双脚一软，重重地倒了下去。

“黑心！”

阎流光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上前，昭华却先到一步，一把揽住黑心，毫不迟疑地聚起一团白光覆在她不断流血的胸口上，轻声道：“伤口有些大，别怕，我定不会让你有事。”

黑心方才只顾着疼，也没顾上看那伤口究竟有多大，可想着那么粗壮的藤条居然能这样硬生生穿过去，就算没有碗口那么大，想必总不会比杯口小。就想抬起头看一眼，但昭华的力气很大，硬是用手掌扶着她的脑袋不让她乱动，声音却轻得仿佛哄孩

子：“别看，闭上眼睡一会儿。”

四肢百骸的气力一点点流失，也不知是他说话的语气太温柔，还是他掌间灼热的白光太温暖，竟熏得她真的昏昏欲睡，眼前黑暗一点一点吞噬了最后一点光明，脑袋重重地磕在他的肘弯之间终是昏了过去。

阎流光急道：“她昏过去了！你这治愈术到底管不管用？”

昭华头都未抬，只淡淡回了句“你若是行大可以你来”便把他堵了个倒噎气。阎流光想了想无处撒气，袖着手在原处转了一圈，抬眼一看青娥竟还站在那里举着那根断裂的藤条皱眉细看，顿时没了好气。心想伤了人还要再这么仔细瞅自己的凶器是什么意思？阎流光噌噌几步上前，一把拉过藤蔓道：“黑心并非赤颜，即便你心存怨恨也不该滥伤无辜，倘若方才站在那边的是我，你也要下这样的狠手吗？”

藤蔓猝不及防地被抽走，青娥脸色一变，喝道：“松开！”

阎流光一怔，还没反应过来这松开是几个意思，便觉掌间一阵刺痛，低头一看，本因断裂已枯死的藤蔓竟隐隐泛出诡异的红光，扭结处的末梢长出新刺，先是短短的一簇，慢慢地开始抽根发芽，刺得他掌间又痒又疼，赶忙松开了手。

那藤蔓掉落在地，自顾自地开始抽长伸展。本只是一根，慢慢地，细小的枝丫也开始生长，团簇虬扎，纷杂的枝条自整个主藤上不断地生长延展开来，遇到桌椅柱子便似找到了攀附，不断地缠绕上去，不过一会儿，几乎整个大殿都要被这藤蔓给爬满。众人眼睁睁看着藤蔓在自己脚下如灵蛇般穿行，若不是有仙术加持怕是这藤条都要爬到自己身上来了。终于有一位仙君意识到不对：“快，快施法制住这藤条！不然照这速度怕是整个瑶池都得长满这长藤！”

王母本还沉浸在青娥成魔的事中无法自拔，一听瑶池二字终是反应过来，喊道：“太上老君何在？快，快想办法制住这藤！”

有人回道：“老君今日闭关炼丹，并未赴宴。”

有几位仙君仙姑倒是自主自发，口中念念有词，施了几个法咒在那疯长的藤条上，终是缓了生长的速度，只是也未完全止住，不由得有些奇怪。这藤条既然断了必定是枯死了，怎好端端又开始这般疯长，竟连他们几个联合施法都无法完全制住，便转头问见多识广的阎君是怎么回事。

“这个嘛……”阎君叹了口气，终是什么也没说。

青娥看着那藤条若有所思，阎流光同她少年时便交好，如今也不惧她已入魔，沉声道：“难不成你要眼睁睁看着你母后的瑶池被这藤蔓占满吗？还不速速收手！”

“你以为这是我做的？”青娥眯起眼。

“不然呢？”

青娥笑了笑，若有似无地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黑心，也未明说，只是掌下一翻，那如一张大网般四处缠绕攀爬的藤蔓似受到了感应，又有条不紊地缓缓迅速撤回，尽数蹿回她的掌间。大殿内顿时又是一派明朗洁净的模样。

四周的变化昭华丝毫未放在心上，只全神贯注地低头为黑心疗伤。青娥面无表情地盯了半晌，阎流光唯恐她再多生事端，挡在身前，俨然一副护花使者的模样。她勾唇讥笑：“直到今日我才知晓，原来你的心里竟已有了她，只可惜他们两情相悦彼此爱慕，眼底又哪容得下你。怕是到头来，你的下场也不过同我一样。”

阎流光眼神一暗，脸上还要强撑道：“左右得试试，倘若她心里真没有我，横竖本君也被人甩惯了。”

青娥不再多言，只是双臂垂下，似怜悯似哀怨地看了一眼脸色苍白如纸的黑心和再没有抬头看过她一眼的昭华，突然笑了起来，咯咯有声，像是自喉咙后发出来的笑声，断断续续的，听着毛骨悚然。

“你苦心经营这一切，却不过是亲手养了一个魔出来，我且静静等着，等着看你们到底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

说罢，黑色的裙摆轻扬，大殿之内忽起狂风，一阵迷得人睁不开眼的旋流吹得众人摇摇欲坠，待施法护住身形可以勉强睁开眼时，青娥公主已不在殿中，只余那顶被她摘下的凤冠还孤单地躺在地上，鸾凤和鸣的雕饰栩栩如生得仿佛一个笑话。

“青娥？青娥！”

王母站起疾呼，然而人去楼空，哪还有半分回应。

众人觉得青娥公主既已成了魔，就该赶紧通知各大天门守卫拦截，以免放虎归山，可这好歹是个公主，仙帝王母如今一脸悲痛，谁敢在这个时候上去戳眼珠子？只得暗叹一声，仙界自此以后又多了个敌人。

好好的一场喜宴却成了荒唐的闹剧，一出接着一出，刺激得他们这些老家伙心脏都有些受不了，纷纷起身拜辞。仙帝和王母显然也无心留客，只略一点头，大殿内便走了个七七八八。唯剩阎君父子还有……那旁若无人疗伤的二人。

黑心的伤口实在太大，那藤蔓又沾了魔气，即便止住了血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昭华索性抱起她就往外走。王母喝道：“你要带她到哪去？我的青娥被你逼成了魔，你却满心记挂着这个女人，你如何担得起上神的称号！”

昭华顿住脚步，抱着黑心转过身体，淡淡道：“本座飞升上神乃修为使然，应天而为，同王母所言并无干系。”

王母气怒：“难不成你心中无一点愧疚？”

他眼睛早已不大好，抬头直视上首的时候却似一派清明：“青娥公主成魔本座固